



# 飛將軍卷上

## 第一章

西歷一千九百十三年九月初四日。南倫敦一處小屋中。一件亮晶晶的東西。在那裏鼓掌。自言自語道。好了。成功了。馭空氣。也不枉費了許多心血。受了許多辛苦。說到這裏。着的衣服。這個少年姓倭挪爾特。名理查。三四歲上。父母爲沒有近支親戚。便把理查託了一個老友。叮囑教育。那老友答應着。過了幾年。就送他進學堂。十歲上。已經在大學堂裏面卒業出來。在學堂讀書時候。很肯用功。同學也以做些事業。在學堂時他最喜歡。

最優等。於是那些機器廠東家。慕着

請的人。一概用婉言謝絕。於是那班奸

切實。爲此不敢出來問世。却不知他抱了

最喜歡的便是飛艇。出了學堂一年。他已二十

替他管理財產的律師。把他父親遺下來還有二千

去經理。理查得了這一注遺產。衣食是不愁了。便杜門謝客

究這個飛艇。外面人不知道他的大志。議論的人。却也不少

盡心竭力幹去。不知道耗費了多少光陰。不知道耗費了多

造得成的。飛也飛得起的。不過要他同汽船一般。載人載貨。

再拆。拆了再做。也不止一次。不知不覺。過了三年。那時他父親

將近用完。人情雖是炎涼。那聘請的人還有。他却還是斬釘截鐵的回絕。因爲手

中銀錢剩得不多。把飲食衣服。漸漸減省下來。搬了一處小房子。住到南倫敦去。

原  
书  
缺  
页

# 原 书 缺 页

只可當一件玩意兒。賣出去能值幾何。自己吃了這些苦。都爲這件東西。羊肉當狗肉賣。也不捨得。但是今天找不到錢。明天這房子裏一切東西。都要給房主拿去。連這模型。也免不掉。想到這裏。心裏彷彿幾千把刀在裏面戳一般。叫了一聲。那眼淚像斷線珍珠似的下來。這時候房中靜悄悄的。窗子也沒有關。他房子斜對門。是一所旅館。旅館裏正打八點鐘。正是吃夜飯時候。理查一天沒有吃東西。覺得腹中異常饑餓。勉強支撐着起來。走到桌邊。見茶盃裏還有盃冷冰。拿起來喝了半盃。把剩下來的倒在頭上。覺得神思稍爲清楚。慢慢拿起那飛艇模型。再細細看了一看。放在箱內。自己又在箱蓋上坐了十分鐘。忽然起立起來道。罷。空着肚子。也想不出什麼法子來。好在活的時候也不久了。再去飽飽的吃他一頓。再打算別個主意。說着把衣上的鈕子扣上。帶上帽子。把門一鎖。向黑僧路走來。走過黑僧路。便是一條河。理查剛好踏上橋堍。遇着一大幫工人。從北倫敦回來。嘻嘻哈哈。越惹得理查傷心。過了橋便是勒柔脫戲園。理查便在戲園邊一

家小飯店。揀了一個座頭坐下。叫了一碟牛肉。要了些麵包牛油加非。在那裏細咀嚼。正在那邊吃。恰好一個賣報的。放了一張依楚晚報在桌子上。閉着沒事。便拿過來消閑。他本來是不問世事的人。一路看去。也覺得沒甚興味。及至看到外國新聞這一段裏。却看見一個熟人名字。便把那一段新聞。細細看起來。只見上面寫着。

俄國火車上的暗殺案……昨夜俄國到德國的快車。行到誇巫拿車站。這車站是德俄路線裏入俄國境界的第一車站。花車の後頭吸煙車裏。忽然有在一起暗殺案。這花車是近數月裏新添的。受害的人是俄國御前侍衛圖拿繼智參戎。參戎聞係奉上頭的密令。前往巴黎。昨日坐花車回國。傷口止有心窩一處。似係用鋼刀刺傷。旁人看見的時候。像已經死了多時。額上有刀尖刺成的T字。聞參戎近日曾破一起虛無黨的案件。這案裏株連男女黨人。五十餘名。都發配到西伯利亞去。這回的暗殺案。同這黨人。有無關係。不得而知。唯據偵探的話。受害的人。

額上劃一T字。這是恐怖黨的行徑。並非虛無黨。這種黨人。積案很多。但總緝獲不到。這回的案更覺得離奇。汽車行得很快。凶手怎麼樣上車。這花車又同別車不通。坐客很少。此案發覺的時候。除參戎帶的僕人外。祇有俄國的武官一人。同英國的貴族一人。還沒有睡。英國的貴族。名倭瀾摩。是駐俄的英國公使館裏一位參贊。告假已久。現在是回任去的。

理查看完。把報放下道。這個倭瀾摩。不是在脫烈尼脫地方的時候。同我很要好的嗎。那時他雖然襲了脫雷馬英子爵。還沒有做參贊咧。咳。我們是好朋友。倘若他知道我這般爲難。一定肯替我設法。他若是在倫敦。那便容易。可惜不在倫敦。現在我肚子已飽。神思也清爽得多。也罷。讓我到隄邊去走走。想個什麼法兒出來。

## 第二章

理查到隄邊時候。已是夜深。不過近十年裏頭電學很有進步。倫敦又是最鬧熱



的都會。所以這夜字。彷彿沒有的了。就是泰晤士河裏水力。也由那班研究電學的。借着他運轉輪軸。生出電力來。送到各處。用了他燒食物。點街燈。沿隄兩面。公共的大路上。照耀得同白晝一般。每一座橋中央。都安放一盞一百萬支燭光的電燈。映入水裏。像一條火籠。煞是好看。河北面是這般熱鬧。看到南邊却是昏鄧鄧地一兩盞燈。映着一帶蕭條街市。理查本來是一腔心事。從黑僧路走上西明斯德去。對着這貧富懸殊的兩條街道。格外感慨。自問發明了這種飛艇。要把這萬星燈火的區處。掃成平地。也是容易。不過雖有這種權力。從燈光裏看到自己所著衣服。襤褸得比那班在道旁游樂椅上打盹的閑漢。還要襤褸十倍。眼看着他門一個個給巡警驅逐開去。自己即使有天大的本領。沒有人賞識。也是無用。現在不要說求人家賞識。是水中撈月。就是要向人開口告貸十二個先零。也沒有人來睬你。一路悽悽惶惶。不知不覺走了三四個鐘頭。有時覺得乏了。便靠著欄杆停停。或者坐在椅上歇歇。不過衣裳單薄。禁不起那刺骨西風。停了脚步。不

多一刻。已經凍得牙齒打戰。只得立起來再走。自己思前想後。委實沒有法想。又不敢走回去。怕的是回去一睡覺。這黃金寶貴光陰。便昏鄧鄧地過去。到了明天不付房租。不但要給房主驅逐出屋。恐怕連自己萬苦千辛所造成功的飛艇模型。也要給房主拿去。摸摸衣袋裏只剩了兩個先零。那短少的十先零。向那裏去找呢。也曉得近日俄國皇帝懸賞一百萬鎊。訪求最新式的飛艇。自己也明白所造的模型。是最好沒有的。但是英國到俄國去這注旅費。向誰去挪移呢。現在只要有這一筆錢。這一百萬鎊。就是我的。沒有却不行了。想到這裏。又自己叫着自己的名字道。理查。理查。你爲什麼不研究別種機器。却來研究這殺人凶器。有了這種凶器。全地球上不知要死多少人。此種凶器。不用還好。用了之後。你便是全世界中有性命的公敵。你對得住同胞嗎。罷。罷。現在追悔也遲了。不如死了。到也乾淨。心裏想着。脚步便放得慢了。擡起頭來一看。那隄上行人。已經漸漸稀少。靠着欄杆。澄澄的對著爛銀般流水。出了一回神。又想起近日從窗口聽見。全歐

洲將有極猛烈的戰禍。起釁的就是殺人不眨眼的俄皇。我倘然真是拿這模型獻給俄皇。俄皇照着樣製造起來。只要小小一隊飛艇。全歐洲的海軍陸軍。礮臺城鎮。都變了焦土。想到這裏。打了一個寒噤。長嘆一聲道。這是萬萬不可的。我寧使把這模型毀去。不能把這種凶器賣給俄皇。我還要立個大願。不但不賣給俄皇。便是別國的皇帝要來買。也不賣的了。我豈可以貪着一注錢財。把全世界性命傷害呢。也明知道我不想出這宗凶器。別人也必定要想出來的。下一次世界上的戰禍。必定比前幾次的戰禍。殘慘幾千倍。但是犯不着我去做這製造凶器的人。我也明明曉得我不賣這個模型。一定是餓死。然而寧可餓死。要我拿同胞的血來換我的麵包吃。那可萬萬不能。這種凶器。若是用他殺那些喜歡擾亂世界的凶徒還可。若是要用他去擾亂世界。這却不能。理查正在那裏自言自語。忽然背後一個人接口道。朋友。你既經有這種器具。又有這種志氣。爲什麼不去幫幫那般除暴安良的人呢。理查吃了一驚。一回頭。覺着一股上好雪茄煙味。向鼻

尖上撲來。那人見理查吃驚。連忙告罪道。對不住得很。委實是在下聽着閣下的話。心中大有感觸。閣下意思。正同在下意思相同。爲此忍不住又了一句嘴。不知道閣下可否恕罪。這幾句話。說得委婉曲折。可憐理查自從杜門謝客之後。還有誰來睬他。現在聽見這人同他這樣講。不覺心中大爲感動。忙着招呼道。這也何妨。並且先生是個紳士。紳士同我們……理查意思。要說紳士同我們下等人講話。不必這般客氣。那人不等理查講下去。趕忙道。紳士同紳士講話。這種禮節是不能不講的。從閣下所講的看來。我們原是一樣同胞。閣下天資高出於在下萬倍。所差缺少錢財。但是錢財是身外東西。世界上有錢的。顛倒沒有好人。在下這幾句話。對不對。在下有一句斗膽的話。要想同閣下訂個生死之交。不知道閣下肯俯就麼。理查剛要回答。那人道。且慢。我也明曉得閣下一定要推却的。現在且緩說。我們閑談談。也不妨的。閣下想到那裏去。我總可以奉陪。理查皺著眉頭道。路也走絕了。各處皆可以去。任憑尊意便了。那人道。既是這樣。敝寓就在甘蘭莊。

離這裏不遠。不如到敝寓去坐坐。我還沒有吃晚飯。一起去。我還要同閣下談談呢。理查這時候。本來彷彿落水的人一般。沒有捉摸。見那人殷殷勤勤拉他同走。便跟著向甘蘭莊走來。不一回已到莊前。一看那宅子雖小。收拾得十二分精潔。一進門覺得氣象煊赫。這也是他自己苦了兩年。爲此覺得房子內陳設。件件精緻。那主人領着他先到浴室。淨了手。整了整衣服。外面下人已經來請吃飯。便跟着主人走到客廳。晚餐已經擺在桌上。主人讓着。一同坐下。一壁吃。一壁談天。不到吃完。兩人已經像舊交一般。異常親密。不一回。晚餐已畢。下人撤去菜碟檯布。送上煙酒來。然後主人屏退下人。請理查坐在火爐邊一張安樂椅上。自己也拉一張安樂椅在理查對面坐下。請理查把一生事迹告訴他。忽然叫聲阿呀道。我真是糊塗。我還沒有把自己姓名告訴你。却怎樣可以逼着你告訴我呢。我姓夸斯頓。名滿拉斯。向來最喜歡是美術。却閱歷甚少。守着祖上遺下來鉅萬家私。並沒有絲毫建白。在世界上做一個游蕩國民。不過我想着自己。席豐履厚。終日游

蕩着。還是豐衣足食。因想到我們一般。有錢的蕩子身上去。不覺生出一種嫌惡富貴。憐惜貧寒的僻念。從這個僻念上。成就了一個社會黨。你呢。說到這裏。兩只眼睛。從雪茄煙中射過來。理查沈吟了半晌。看滿拉斯這般推誠相告。便也把自己身世講出來。滿拉斯聽到飛艇。面上不覺露出一種驚喜交集的形狀。看見理查講到發明飛艇。到今日大功告成。便止住了。面上又露出一種不足的顏色。問道。先生的一生。確是奇極了。但是大都是千真萬真的。不過先生現在究竟作何打算呢。我剛纔聽見寧可把模型毀掉。立下誓即使俄皇用一百萬鎊向先生買。都不給他。這句話真不真呢。理查勃然道。有什麼不真呢。我常常聽得那些遭過兵亂的人。說亂世景象。提起來大家都恨那製造兵器的人。說他們造孽不少。世界上有了兵器。就有暴君。因爲有了兵器。那班暴君。便可以隨心所欲。有不肯臣服他的。便可以用兵器去殺他。我雖然只得二十六歲。這社會上景象。却也參透了。不少。試問社會上能有幾個人肯周濟貧寒。試問有幾個貧寒人能够生存。

於社會。有幾個貧寒人能夠不受社會排擠。陷入悲境。社會是有錢人的社會。有了兵器。纔有暴君。有了暴君。便有社會。兵器是暴君組織欺壓貧民社會的器械。社會是暴君用兵器得來的獎品。我所發明。是個無上上品的兵器。眼看着暴君用從前舊有兵器。摧殘多少民命。我倭挪爾特理查窮是窮到極頂。但不肯造這般惡孽。寧可抱著這萬苦千辛造成的模型。投泰晤士河身死。也不願讓那班暴君靠著我發明的兵器。蹂躪貧民。滿拉斯微微一笑道。先生話是勇極了。不過你不知道我便是大俄國大皇帝陛下派來的。倘使先生肯賣。只要拿那個模型交給我。並且講給我聽。怎樣造法。怎樣用法。我便可以拿一百萬鎊。交給先生。理查沒有等滿拉斯說完。直立起來道。我話已經講過。萬萬料不到你竟敢小窺我倭挪爾特理查。趁我困頓時候。拿重利來誘我。我走了。我們再見罷。滿拉斯聽了。不覺肅然起敬。也趕忙立起來。一把拖住理查。大呼道。謝天謝地。不料我今天遇見了一位正人君子。不瞞你說。我並不是俄皇手下人。不但不是他手下人。還是他

同一般暴君的公敵。方纔所說都是哄你的。請你不要見怪。倘若不信。我這裏還有證據呢。說著脫下外面大衣服。掀起汗衫露出背來給理查瞧道。這些鞭痕。便是俄國那個暴君贈我的紀念。理查從燈光下看過去。只見滿拉斯背上。從腰到頸一截。都是尺許長紅色紫色疤痕。竟沒有一塊完全肌膚。彷彿拿一個人活地剝了皮。再用皮鞭抽的一般。不覺呆了。滿拉斯着好衣服。愀然道。講起這傷痕。也不過有一天眼看着俄官責打一個年老猶太人。心中不平。替猶太人叫了一聲冤。他便把我責打。現在你可相信得過我不是俄皇的手下人嗎。理查連忙道。信了。信了。你這般試我。也是應當。是我太性急了些。現在也悟過來了。快給我一張紙。讓我把住址寫給你。讓你好到我寓裏來。看那飛艇模型。不過你必得替我籌劃幾個錢。替我還清房租。纔可以拿這件東西。不致給房主拿去。時候也不早。我還得回去呢。滿拉斯攔住道。現在講明之後。我同你便是好朋友。你今夜也不必回去。我去叫他們拿幾牀毯子來。你就在這裏榻上睡。到明天早晨。消消停停。一



同去看那模型也何妨呢。現在還早。我們還可以吸一支雪茄。我還有許多話講給你聽哩。

### 第三章

九月初五日清晨八點鐘。滿拉斯走到客廳裏。理查還在那裏作夢。夢中彷彿自己所造的飛艇已經編成一隊。全世界革命軍起事。自己帶着這飛艇隊在空中鏖戰。正在血肉橫飛時候給滿拉斯進來。推門一響。忽然驚醒。醒來看看自己睡的地方。顛倒疑是夢中。直到滿拉斯走進來。拉開窗幃。開了百葉窗。看見他迷迷糊糊。笑着問道。倭挪爾特先生。晚上睡得怎樣。這榻牀不嫌硬麼。昨夜臨睡那一支雪茄煙怎樣。理查趕忙答應道。很好。你沒有進來的時候。我還在這裏做夢呢。現在想來不早了。我得趕緊起身纔好。滿拉斯道。還早哩。剛打八點鐘。我已經洗過浴。你起來先去洗浴。好在婆羅士還在那裏擺桌子。你洗過浴。到我更衣房來。我同你身材差不多一樣長短。爲此已經把我穿的衣服。揀出一套來。你去試試。